



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
出版基金资助

山·月

下

陈海星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

出版基金资助

山月

下

陈海星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月 / 陈海星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29-05814-2

I. ①山…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0239 号

山·月

SHAN·YUE

陈海星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封面题字: 陈海星

责任编辑: 周显军 秦 琥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49 字数: 850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14-2

定价: 68.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军三六四团、三六九团撤出开县的当天下午，四川省第九区专员黎公寿，就带着区保安一团来到临江市，填补国军撤出的空白。胡麻子当夜带着高梁山游击队，夜袭了他设在川主庙的剿共指挥部。幸好尹老二熟悉地形，带着黎公寿拼死冲杀才从东侧跳窗逃出，躲进书院小学才没被俘虏。

黎公寿背靠墙角蹲在一间教室的角落里，战战兢兢地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痛彻肺腑，他的下川东政权，自川东游击纵队出现后四处鼓包，消了上头下头又发炎！自问：“真是病人膏肓了吗？公寿呀，公寿！你为何这般命苦？这个破差事干又干不了，辞又辞不脱！莫非共没剿，自先灭？”……

天亮，黎公寿刚回到川主庙，尹老二就拿着一份电报跟进来。

“谁的信？”黎公寿没好气地问。

尹老二递上电报答：“孙主任来电。”

黎公寿看完还给尹老二，问：“尹团长，你看看怎么办？”

“不就是去藻草处理遗留问题吗？我陪你去——”

“这里怎么办？你以为胡麻子就只是这么骚扰一下了事吗？”

“但凭我一个保安团也剿灭不了他高梁山游击队呀！”尹老二生气地说，“藻草有什么遗留问题，不还有蒋在先将军的七曜山剿共指挥部吗？”

“他是正规军，前线紧急，喊走就走了！我们是地方政府，地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

“专员，您何苦忧心那么重呢？对付共产党，上从委员长下到保长，哪个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国民政府就是垮了还有委员长顶着哩！而今眼目下，我看都是在应付一天算一天！”

“老二，这话可不许乱讲！”

尹老二满不在乎：“我哪敢乱讲，你不是叫我要注意观察形势吗？我看现在就是这么个形势。”

黎公寿洗耳恭听：“你说具体点？”

“我早看出来，他孙震是想把我们团也调到七曜山去。您想，我们保安一团又不是消防队，下川东八九个县不能说哪里起了火就把我们往哪里派呀！他国军两个团来这里晃了一下，开了个莫名其妙的庆功会就跑了。”

“游击队又出来冒泡，就把我们派到这里来，想要我们一个早晨把游击队消灭后晚上又赶去别处灭火，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官大一级压死人哪！”黎公寿着急地说，“我敢抗命？”

“那也只有把我一团放在这里，我陪你坐木船去云阳县，问县长此事他有何打算，他才是云阳县的父母官。”

“只好这样了！”黎公寿无可奈何……

黎公寿哪里敢怠慢，与尹老二带着贴身警卫排一行，立即坐木船赶往云阳去了。

接到尹老二的电话，一直等在趸船上的云阳县长告华，天黑才见到黎公寿和尹老二。

“黎专员，就您和尹团长，没带队伍？”告华问黎公寿。

“什么队伍？”黎公寿说，“不就是藻草那点事嘛，你们县里心中没数？”

“我多次电问朱其胜，究竟打藻草那个头目小胡子姓甚名谁，多大年纪，有多少队伍，驻扎何处。”

“他怎么回答？”黎公寿忙问。

“他一回说小胡子是个化了装的青年，一回说是中老年记不清面目了。进关庙的只有十来个人，外面多少不清楚。驻扎何处更不清楚，也不敢去查清楚……”

“为什么？”黎公寿说，“这么说，你也没去过藻草？”

尹老二说：“专员莫急，我们吃了饭再说不迟。”

“报告黎专员，我也饿了，我们都吃了饭再说吧？”奉节县长王天鹏笑着进来说，“你的连珠炮把我都打晕了，告兄如何不结舌？”

“你怎么也闯来了？”黎公寿问王天鹏。

“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呀！”王天鹏说，“听说你来云阳视察匪情，关乎



我县,我能不来吗?”

“那你一定有好消息?”黎公寿苦笑着问。

“我查清了,小胡子名叫苏达月,云阳人氏,父母双亡,毛头小伙,无田无地。因夺妻之恨杀了人,落草为寇。后受共党引诱,加入七曜山游击队。最近,驻扎吐祥一带。”王天鹏一口气说完。

黎公寿耸着头对告华说:“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圣水一喝就神通广大!一个小年轻竟有来无踪去无影的本事?苏达月生于云阳藏于奉节,回头来祸害藻草,事先你们就没有一点风闻?”

王天鹏:“原先我们只注意了歧阳关下,文子章那一伙人可能危及吐祥一带,原想上次杀了他的大队长,文已潜逃,就再也闹不起事了。没想到又冒出个苏达月,而且一开始只有七八条枪!”……

第二天,黎公寿在告华的陪同下与尹老二等到了藻草场。

告华调集了附近五个乡的乡丁,加上尹老二的警卫排共二百余人,街里街外双层守卫关帝庙。但黎公寿仍一夜未能入睡,翻来覆去地在床上倒腾了一夜。天没亮,就叫醒外屋的尹老二,说:“尹团长,朱其胜真能睡得着?叫他来,我要单独问他。”

“昨晚他也在这里睡,我马上去把他叫来。”

“他没回家?”

“告县长都睡在这里,他敢回家!”尹老二说,“此人除了会搞钱外,没有其他本事。”

“哈!你是不是说游击队打来那晚,他正在乡公所开赌局亲自摇骰子?”

“是的。”尹老二一笑出了门。

其实朱其胜连床都没敢上,尹老二来到他的卧室外,见门也没关,整个上半身把藤椅填得满满的,轻轻地打着呼噜。

“朱乡长!”

“啊——,”朱其胜肥头一晃眼睛马上就睁开了,嘴角流出一丝口水,他熟练地用袖子一揩,忙站起来点头一笑,问,“尹团长,这么早就起床了?”

“黎专员请你去。”

“他没睡好,这么早就起床了?”

“快点去吧!”

“我得洗个脸才去呀!”

“快洗了来,我先走了。”

“专员洗了吗?”

“洗了,你快点。”

朱其胜没有刷牙,三五两下洗完脸就去了黎公寿那里。

黎公寿见了朱其胜先打招呼:“朱乡长早啊,请坐!”

“专员早!昨晚没睡好?”朱其胜十分歉意,“荒山野岭的,实在招待不周,请专员海涵。”

“招待不错。”黎公寿忧心忡忡,“藻草被劫影响极大,四川是委员长反共复国大计的兵源、粮源的大后方,下川东的云、奉、巫地处长江咽喉,川、康的兵、粮全靠水运下宜昌,这里出了问题他能不烦躁吗?”

“那是,那是!”朱其胜见黎公寿毫无责怪之意,放松了不少,“专员叫我来想必有重要国是?”

“上峰要我来清除匪患,你们县、乡两级的呈文都没把七曜山共匪游击队的头目、人数、窝藏地点说清楚,你叫上峰如何放心?现在把你亲眼所见说给我听听。”

“专员百忙之中来到敝乡是对其胜莫大的关怀和爱护!”朱其胜不敢遮掩,“慌乱之中我只听见有人喊了声苏大队长,后经查实他就是本县赶场坝人氏。”

“这个我已知道,他一个毛毛匪首能纠集那么多人,进攻、撤退井井有条,恐非他苏达月所能!小胡子的传言你有所耳闻吗?呈文中一字未提,重庆行辕都知道了!”

“专员所虑极是!其中倒是有个瘦高个子长着小胡子,其胜没觉出他是首领,所以未予提及。”

“他们见钱不抢,有这样的土匪?”

“不,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七曜山游击队,呈文上写过。”

“事后去了哪里?也没写下落。保甲没有报告?”

“七曜山谈匪色变,谁都不敢对此说话。”朱其胜沮丧,“我打了无数次辞呈,县长就是不准。”

“这是党国对你的信任!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可我实在无能为力!”

“你马上召集保甲长开会,我要训话。”



黎公寿、告华、尹老二等三人对前来关帝庙开会的保甲长轮番查问了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正像朱其胜说的那样一提到共产党游击队，都闭口不谈，生怕说漏了嘴走不脱。

黎公寿哀叹：“党国这副空架子的基座竟然如此的散、软，哪里还能撑得住大厦？”

尹老二说：“这岂止是一个藻草的乡、保、甲的问题，你看王、告二县长他们又做了些什么？你来前他们来过吗？”

“确实如此！我要不亲自来问，还以为小胡子的传言系子虚乌有呢！看来关键人物就是他而非苏达月！”

“我也这么看。”

“叫告华留下细查。”黎公寿说，“尹团长，我们去吐祥，据说那个田乡长是个教书先生出身，看看他比朱其胜如何。”

临行前，黎公寿告诫告华：“你云阳县，江北有肖卫，江南又冒出个苏达月，藻草之痛可不能掉以轻心啰！”

告华叫苦：“我县防线太多太长，财力捉襟见肘，还请专员拨些剿匪经费，添制武器，扩大武装。”

黎公寿：“藻草乡自卫队重建，我加倍拨了枪弹、经费，其余的靠县里自筹了，我手头那点东西，僧多粥少呀！”……

黎公寿带着尹老二和警卫排一行来到吐祥时，王天鹏早已抢先赶到并与田向东作好了迎接的准备。酒足饭饱之后，田向东将本乡如何与蒋司令的剿共指挥部配合及本乡剿共的做法向黎专员作了详细汇报。

“向东呀，如果第九区所有乡长都像你这样忠于职守，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多谢专员夸奖，”田向东笑着说，“穷乡僻壤，我也是瘦狗屎鼓捣挣啊，把饭食钱都挪用来加强防务了！”

黎公寿转向王天鹏：“你真是慧眼识才哟！有向东这样的乡长，是你的福气。”

“那是，那是！”王天鹏口里称是，心里却在说：“可昨天我还接到密报说他通匪哩！”经黎公寿这么一抬举，王天鹏倒真的揣摩起来了：“他到底是通共匪呢，还是通土匪？”这一点他没查实也不敢说，把话锋一转说，“专员不是要来看看他与朱其胜相比如何吗？愿听其详。”

“你说呢？”

王天鹏眼珠一转,说:“专员都表扬了,向东为国舍家实在可敬可佩呀!”

黎公寿:“尹团长,你说呢?”

“我当然赞成专员的评价。”尹老二说,“国军重在剿,地方重在抓。抓情报十分重要,朱其胜被枪口顶住了脑壳才知有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田向东一惊,心想:“这个尹团长何方人氏?什么来头?年纪尚轻,咄咄逼人,可不能等闲视之!”于是赔笑说:“尹团长说得极是!吐祥地处七曜山腹地,又是川、鄂、湘边的交通要冲,商贾云集。不光地理位置重要,社会问题亦很复杂。虽有驻军会剿,但地方不能一味依赖他们。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王天鹏开始为田向东捏了一把汗,听完他的答复非常满意,看了尹老二一眼想说:“黎专员都表扬了吐祥,你凭什么来挑三拣四的?”又一想:“保不住以后奉节真的出了什么事,还得仰仗他保安团来救火哩!”于是也赔笑说:“向东说得好,尹团长指出的不足之处,我们一定要马上改进!”

“向东,听说蒋司令与你相处甚好?”黎公寿笑着说,“我们既然来了,似应前去拜访拜访。”

“礼尚往来也!”田向东淡淡地说,“如果你们要去,愿当马前卒。”

由田向东打头,黎公寿带着王天鹏、尹老二一行前往蒋在先处,大家寒暄之后,黎公寿邀请蒋在先下午去川鄂旅馆赴晚宴,蒋欣然答应。

酒过三巡,蒋在先感慨地说:“黎专员,吐祥有此一家饭馆,给我不少慰藉,实在难得哟!”

“那是。”田向东接话,“川鄂旅馆原本是家小饭馆,住的尽些小商小贩、马帮、挑力。自蒋司令进驻吐祥之后,大生意家都朝这路来了,童老板看准了商机,里外扩修,还去外地挖来名厨,才有今天这个样子哩!”

“哈!蒋司令不但为七曜山带来了安宁,”黎公寿恭维,“还为吐祥带来了财运!”

“哈!”大家鼓掌。

“感谢大家抬举!”蒋在先举杯站起来说,“向东之说,真是饱了我的口福,不怕大家见笑,确实起了稳心作用。我敬大家,干!”

“作好后勤保障,是地方应尽之责嘛!”王天鹏说,“军政一心,撮土



成金!”

“向东呀! 饭菜味道确实不错,就是万县也不过如此。”黎公寿说,“看来吐祥确有可取之处,娱乐方面呢? 没有戏看可不行哪! 如何消除寂寞,你也要为蒋司令考虑呀!”

“有川戏看当然好啰!”蒋在先一本正经地说,“川戏锣鼓虽然吓人,可细品起来很有韵味。真有班子来了,到各部队去巡演一下倒是一种鼓励。”

“啊! 司令爱兵如子。”王天鹏说,“我回城去就派一个好戏班来。”

席散,黎送蒋出门顺便提及:“我听说,匪首确是小胡子!”

“什么!”蒋在先惊问,“不是苏达月?”

“不是。”

“——还真有个小胡子!”蒋在先说,“怪不得中统和保密局吐祥站的人都说游击队首领是小胡子,原来是他们捅到上面去的哟!”

68

司仲仔细看了苏达月和古林森合拟的一、二两套《安坪夺粮方案》和安坪区委送来的《军粮疏散计划》后想了很久,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自从下川东临工委书记余子闻被捕叛变后,七曜山特支和支队与上级的联系就失掉了。为避免敌、特的搜捕,川纵决定与各支队、各支队与县委或地方特支的联系一齐割断。

七曜山支队一下又像遁入了茫茫大海的孤岛。

司仲虽有多次与上级党失去联系,仍临危不乱地坚持斗争的经历,但此次落实上海局要求他们夺取安坪军米的这一指示的方案上报哪里呢?

“时间这么紧迫,报上海局? 鄂为民规定过,为了板桥交通站的安全,司仲不得主动与她联系,只能接受她转达的上级指示……即使可以通过她上报,等批示下来军米早就运走了!”司仲又一次陷入失去领导的痛苦

之中!

沉思之后,司仲决定召开军、地党委联席会来讨论、决定这个方案。

特支组织委员祝方平发言:“地工委未被破坏前,就指示我们组建七曜山工作委员会,指定由地工委委员兼任工委书记。我建议,这么重大的问题由新建的工委来讨论为好。”

“建议很好。”司仲赞同,“有方案吗?”

祝方平回答:“吐祥有四个支部、板桥两个、太阳河区委五个、新津口一个、藻草和清水塘各一个、安坪两个,共十六个支部,地跨川、鄂、云、奉,基本布满七曜山中段。将来,党组织还要向四周发展,才能保障游击区扩大后的作战需求。成立工委后,地方和支队的工作机构分开,领导集中精力专注自己的工作,分工合作才能更好地开展军、地两条战线的工作。”

“大家的意见呢?”司仲问。

“赞成!”

……司仲慎重考虑了很久说:“我提议:一、撤销中共七曜山特别支部,成立中共七曜山工作委员会。二、工委下设五个区委,范围划分、书记及委员等人事安排,由方平同志提个方案,由工委讨论决定。三、工委委员由七人组成,在原五名特支委员的基础上,增加苏达月、刘川二同志。以上事项如讨论通过,待与地工委联系上后报批追认。”

祝方平:“一号是受地工委委托组建七曜山工委并兼任书记的地工委委员,有权决定工委的筹建工作和批准工委的组成。我同意你的提议,并建议你就此批准工委成立,以便马上讨论夺粮方案。”

田向东:“我同意方平同志的意见。”

古林森:“我也同意方平同志的意见。”

童少成:“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你俩呢?”司仲问苏达月、刘川。

苏达月:“我不是特支委员,无权表态。”

刘川:“我也是。”

司仲说:“既是联席会,你们是支队党委委员有发言权嘛!”

“那——我赞成大家的意见。”苏达月说,“夺粮行动迫在眉睫,希望马上定下来。”

刘川:“我也是这么想。”

司仲:“现在表决:同意上述方案成立中共七曜山工作委员会的同志,



考虑一分钟后举手。”

大家屏住气，看着自己的表……

“时间到！”司仲说。

七名到会者都举起了手。

司仲站起来：“我代表中共下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宣布：批准成立中共七曜山工作委员会。由符德强任书记，田向东、古林森、祝方平、童少成、苏达月、刘川任委员。”

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

司仲示意大家坐下，说：“我是支队司令员，本来担任特支书记这个地方领导就不太合适，上次去万县我曾对当时还是地工委书记的余子闻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条件还不成熟，等以后有了合适的人选再派来接替我这个书记职务。现在看来等上面派来已无望了，希望大家注意发现人才，着重培养地方干部。现在我们正式开第一次工委会，讨论夺粮方案。”

讨论到天亮，一致通过批准两套夺粮方案。决定由一大队担任主攻，二大队配合主攻，统一由前线总指挥苏达月指挥。

最后，支队政委古林森宣布了支队调刘川任二大队政委的决定。

会后，司仲对刘川说：“你的小分头去剃了吧！这可是一场恶战，轻装上阵的好。”

“一号，你放心我马上就剃！”

司仲很高兴，说：“这就好！麻大队长虽然个人战术技术很好，但文化没你高，战斗经验也没你丰富，你要多帮助他，共同把二大队带好。”

“我坚决服从命令！”刘川说，“我马上回板桥去传达工委会的决定，与继良告别去二大队上任。”

司仲送走刘川，换了装回到川鄂旅馆。

田向东去乡公所转了一圈，带上李云田来找司仲。司仲让二人坐下后，对李云田说：“李大队长，我想借你的机枪一用，舍得吗？”

李云田是第一次来与司仲进行组织见面，没想到堂堂符大老板竟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人，开初十分拘束，听司仲一句玩笑放松了不少，说：“一号你也开玩笑，我人都交给党了，一切听党的！”

“入党多久了？”

“两个月零一天。”

“那是老战士了！”司仲回忆说，“我读抗大时，去了半个月还称自己

是新兵，老红军说到部队三天后就是老兵了。你入党那天起，就是中共川东游击纵队七曜山支队寄生大队的战士了。”

“一号，你的意思是要他挑重担？”田向东猜测。

司仲：“对，让你的乡队副当寄生大队长，你兼政委。”

“我虽受过军训，但从未指挥过战斗！”李云田既高兴又犹豫。

司仲：“怕什么？毛主席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党和毛主席对我们每个党员都寄予厚望，云田，你自己要有信心啊。”

李云田：“我服从组织决定！请司令员下命令！”

司仲：“云田，安坪什么时候打响，临时通知你，从现在起待令，做好战斗准备。把机枪擦拭好，子弹箱放在一起，我派人来取。”

司仲转身对田向东说：“队伍出发时，你住进乡公所亲自守住电话，那边打响半小时后，你以巡查治安为由公开派李云田带乡治安队出巡。云田只带两个小队出发，在什么地方集结执行什么任务，到时再通知。留一个小队在乡公所警卫，没有命令不得离开吐祥一步。”

田向东和李云田接受任务后一起回到乡公所，李云田去看训练的乡丁，文书给田向东送来一卷县上刚发来的文件，他看完后对文书说：“你去告诉厨房，我中午回家吃饭，不要等我。”文书走后，他揣起文件急忙返回川鄂旅馆，将文件拿给司仲说：“一号，你看，敌人对我们的夺粮行动似乎有所发觉。”

司仲打开文件，第一份：

新治乡乡长李玉清关于发现匪情给奉节县政府的报告

奉节县王天鹏县长勋鉴：

七曜山共匪突于本月八日夜，数十名涌进我所，劫去枪支11支、金圆券7万余元。离时沿街高呼“打倒资本！打倒地主！打倒政府！”等语。我所虽有乡丁数十，而未经正规训练，又多到各保提收壮丁去了。所留几名一因人少胆虚，二因武器陈劣，故而任其劫掠足意，后朝吐祥方向而去。

谨呈。

新治乡乡长 李玉清

三月卅日



第二份,奉节县政府的致谢电:

西南军政长官张

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兼主任孙

十六兵团司令孙

七曜山剿匪司令部司令蒋勋鉴:

窃查本县南岸共匪辛成鼓等数十人,于本年三月在吐祥一带密谋不轨,全县震惊迁延数日未克,处心惶惶。幸蒙国军三六九团胡世闻团长,任剿匪指挥官,不辞辛劳,躬率所部于最短期内,以恩威并扬之方针,建成剿抚兼施之目的,功在国家,功及夔门。谨代表本县民众向贵部全体戡乱将士竭诚致电,使不劳待命之至,查昭为。

奉节县县长王天鹏

县党部书记长草青

参议会议长钟文

四月一日

第三份:

重庆行辕清剿命令(理侦字第 2969 号)

奉节县王县长:

一、查共匪肖卫、“小胡子”、任天候在川东发展匪运,准备再次暴动,几经击溃,但均未捕获,难免死灰复燃,亟应严缉归案法以遏乱萌。

二、仰即于文到一月内,将匪首肖卫、“小胡子”、任天候缉捕归案具报。

主任朱绍良

四月廿日



第四份：

重庆绥靖公署命令(密三飞 8852 号)

一、查川东各县素为共匪活动区域，本署具各方呈报，任天候、肖卫、“小胡子”等共匪均已潜逃活动，前各暴动失败逃散分子企图再举。

二、第九区专署遵本署清剿计划，抓紧侦缉，缜密搜捕，严加防范，特别注意，限期各辖区所有共匪彻底肃清具报。

三、本件已分令九、十、十五专署所属各县，并抄副本送国防部、四川保安司令部、重庆警备部。

主任朱绍良

五月六日



司仲看完后问：“向东，曜灵乡被劫和吐祥的辛成鼓是怎么回事？”

田向东：“曜灵乡被劫确是四十八漕的土匪干的。我刚和李乡长通了电话，他说现在时兴什么事都往共匪脑壳上推，才好向上司交代。”

司仲：“那个辛成鼓呢？”

田向东：“是湖北那边窜过来的流寇。”

司仲：“不是派人去争取过吗？”

田向东：“这个人有点伤脑筋！他听说共产党游击队轻取藻草，也打着七曜山游击队旗号来浑水摸鱼。派去争取的人还没走拢，他们就被蒋在先的特工队在太和打散了，据俘虏交代，他们是土家族人，想过来弄点枪弹、武器什么的。”

司仲皱了皱眉头问：“我们派去几批人都没与辛接触上？”

田向东：“接触了一次，一谈到加入游击队的事，他就送客了！”

司仲：“为什么？”

田向东：“他说共产党管得太严，生活又苦，抢到东西又不能分，不愿参加。保证今后不再打我们的旗帜，不与我们为敌。”

司仲：“现在有下落吗？”

田向东：“估计是退回去了。”

“你要密切注意，一旦有他的消息，马上告诉我。”司仲忧心忡忡，“这

种人争取过来是股力量,让他胡来在群众中容易造成错觉,破坏我们的声誉,致使那些同情我们的人也跟着反动政府一齐来高喊剿共,让拥护我党的人把我们看成土匪而寒心,那我们就寸步难行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争取一切反对反动政府的人民,团结一心打倒蒋介石政府。”

田向东:“我对他们的破坏性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重视这个工作,我马上去着手调查他们的下落。”

司仲:“四十八漕那边的事,我派人去给胡麻子通报,要他派人去做争取工作。至少不要让他们再到七曜山来添乱。苏达月送来报告说,矿工大队里有些队员听说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被破坏,认为我们没有党的领导了,情绪很不稳定。”

“那怎么办?”田向东急问,“会不会影响夺粮战斗?”

司仲微笑着反问:“你说呢?”

田向东十分着急:“我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事,不知怎么处理。你是地工委委员,有你在我就有信心!”

“危难时刻大家共渡难关。”司仲微笑着,“这事我负有主要责任,作为司令员我应该把目前的艰难情况,明明白白地告诉与我们浴血奋战的同志们,并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夺粮斗争就是上级党的指示,是有力地支援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的行动!只要我们始终把握住这个大方向,就不会走错路。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相信党的正确领导,敢于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就一定会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的任务。”

他精神振奋:“毛主席说过,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将来的前途,在黑暗中要看到光明,增强我们的信心,提高勇气!”

他慢下来说:“我已通知隐蔽下来的一个县工委委员武时坚同志,来七曜山支队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让他来向大家讲川纵目前对敌斗争的形势,让大家知道虽然我们的上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仍然有不少坚持下来的同志和我们一起战斗,黑暗将要过去,光明就要到来!”

田向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听君一席话,抹去心中忧哇!”他忙问:“武时坚同志什么时候到?”

“已到了新津口。”

“他知道路吗?”

“派陈易德接去了,应该到了吧?”

“咚!咚!咚咚!”

“有人敲门！莫不是他来了？”

“你把文件收起来，”司仲对田向东说，“我去开门。”

“一号！”童少成没等门开圆就挤进来报告，“武时坚同志在新安坝被三六九团的人抓去了！”

“坐下慢慢说。”司仲让童少成坐下。

童少成坐下说：“武时坚扮成布客，让一个挑夫挑着十四白布和花布，说是来吐祥卖布。检查人员搜身时发现一本英文字典，就说他是共匪游击队的探子给抓了起来。”

司仲：“是陈易德回来报告的？”

童少成：“是我安插在盘查哨里的交通员跑来报告的。”

司仲：“武暴露了没有？易德呢？”

童少成：“不知道。交通员看到陈易德在向他使眼色，就明白了武时坚是自己人。但国军人多没法救，陈易德跟过去时，交通员就赶紧来报告了。”

“那——你还不赶快去跑一趟？”田向东着急地插话。

童少成为难地说：“要光是地方盘查哨，我去了准把他保出来。可惜，那是三六九团赵营长的防地，就只好来报告一号了。”

司仲：“这个赵营长守高梁山毛垭头卡子时，逮捕过沈秋韵，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他审问过武时坚了吗？”

童少成：“不知道。”

田向东：“武时坚同志是哪里人？”

司仲：“广西人。”

田向东：“想个法子叫他说成是我的亲戚朋友就好办些了……”

司仲：“他是抗战时去重庆读大学时入的党，由川东临委派来下川东工作的，几年大学生活，口音基本变了川腔。”

田向东：“一号，可否把交通叫来我告诉他，说武时坚是我弟田向夔的同学，是来吐祥投奔我的，再让他跑回去想法叫武也这样一口咬定，其余啥也不要说。我马上去找蒋文化让他设法找人告诉武时坚照我的话说，双管齐下如何？”

司仲想了想说：“这样可以，等交通回去与武联系上了，向东再去找蒋司令要赵营长放人，这点面子他会给的。”

“好！我们去办。”田、童异口同声说完出去了。

